

一、中國式現代化是廣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是廣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這一論斷的得出，很不容易。

為什麼說不容易？因為我們經歷過十分艱辛的探索，走過不少的彎路，也有過不少的教訓。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的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這裏所說的「近代化」，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現代化」。這是一位歷史學家發出的「世紀之問」，發問的歷史學家名為蔣廷黻，這個「世紀之問」也因此被稱為「蔣廷黻之問」。

蔣廷黻認為，近代中國不管面對多少困難與問題，但走向世界，不斷拉近與世界之間的差距，始終是近代中國的主題。中國不是近代世界規則的制定者，只是世界一體化過程中的遲到者，因而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是要挑戰世界已有規則，更不能對這些規則採取非理性衝撞或魯莽顛覆式摧毀，而是應該引導國民盡快接受、盡快適應，盡快讓中國和世界一致，盡快和其他民族國家一起發展、一起進步。只有一致，才能談得上別致。沒有一致，就沒有別致。這是當時很多思想家的共識。

「蔣廷黻之問」發出的時間是在 1938 年，那恰恰是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危機之時。我們打開歷史的望遠鏡，尋找到這個特殊的時間坐標所在的歷史參照系，也就可以更好地感受「蔣廷黻之問」的歷史底蘊，更好領悟中國式現代化的來之不易。

對每一位中華兒女而言，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血淚史，也是中華民族歷史

上空前的抗爭史、探索史。1860 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清帝逃往承德，圓明園慘遭劫掠焚毀；1900 年，北京城再次被攻破，八國聯軍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姦淫搶掠；1937 年 12 月，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淪陷，日本人在南京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蔣廷黻之問」就是在中國的首都第三次淪陷期間發出的。「蔣廷黻之問」，是歷史學家最微渺的希冀，是中國人民最卑弱的吶喊，也是中華民族最沉重的困惑。

數千年來，中華民族一直都是人類文明的巔峰所在，是全世界的中心或者中心之一，一直以禮儀之邦、富強之國聞名於世，接受欽慕、崇敬乃至仰視。這些欽慕、崇敬乃至仰視來自周邊文明，也來自遙遠的異域文明，可以說，中華文明的影響力無遠弗屆。

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估算，從公元 10 世紀開始，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一直佔到世界兩成以上。一般認為，「賽里斯」這個國名就是古希臘對我國的稱謂，意為盛產絲綢的國家，那裏溫暖無比、富饒幸福、充滿正義。《馬可·波羅遊記》將「富麗堂皇、遍地黃金」的中國形象展現給歐洲人，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強烈好奇和嚮往，在西方歷史上第一次掀起了「中國熱」。很多歐洲人就是因為這本書迷上了中國，哥倫布、達·伽馬等眾多航海家、旅行家、探險家都是在看過這本遊記後「東來西去」的，其目標就是抵達印度、尋訪中國。作為西方世界最早的一批「中國通」，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在《中國近事》一書中寫道：「中國和歐洲代表了人類文化的兩個高峰，如果中西加強合作與文化交流，便可以達成完美和諧的世界。」他主張歐洲人學習中國的實用哲學，開展歐洲文化與東方文化的交流。

工業革命的興起改變了人類文明進程，重塑了世界格局，極大影響了世界經濟結構、文化格局以及政治版圖。錯失了工業革命機遇的中國，從「天朝上國」一下子

跌落成任人宰割的「魚肉」。從嚴復著《原強》、《辟韓》，到郭嵩燾著《使西紀程》，再到孫中山著《建國方略》，都見證著對現代化的希望與失望。鴉片戰爭後，從「器物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再到「思想文化不如人」，中國人飽受欺凌和屈辱，民族自信心更是跌入了前所未有的谷底。曾經的歷史有多輝煌，心理落差就有多巨大！放眼中華文明史，中國人的自信心從未受到如此長時間的系列打擊，從未受到如此深重的摧殘。

在探索回答「蔣廷黻之問」的歷史進程中，有過太多今天看來匪夷所思、哭笑不得的經歷。

2024年2月22日（甲辰年正月十三），人民日報客戶端有篇報導《女子英歌隊的「中華戰舞」，颯！》，發佈不久閱讀量即過十萬，點讚數也過萬。文章指出，龍年春節到潮汕追英歌舞成了一種潮流。英歌舞是潮汕地區的一種民間舞蹈，集戲劇、舞蹈、武術於一體，取材於《水滸傳》，距今已有三百多年歷史。2006年，潮陽英歌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龍年春節，英歌舞不僅再次「出圈」，還「出海」到英國倫敦，街頭短短六分鐘的表演吸引了不少海外民眾現場圍觀。

剛健清新，富有特色，充滿活力，飽含希望，作為「中華戰舞」的英歌舞出圈而且出海，著實讓國人振奮。「只要英歌舞的鑼鼓敲響，年的味道就來了。」「好好看！又好自豪的感覺。」「最打動人的就是自信的笑容。」「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還是傳統的習俗更有節日氣氛！」這些都是留言區點讚數很高的評論，很能代表國人的心態。

過春節舞龍舞獅習俗，在近百年前的中國卻屬於被政府嚴加限制的行為。自1929年起，當政的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只過陽曆新年（美其名曰「國曆」），廢止農曆新年，廢除春節，並將其貶為「舊曆」，有人稱之為「廢曆」，必欲除之而後快。

此前的北洋政府只是不允許公務人員過春節，而南京國民政府則希望把春節習俗從中國民間連根拔起。舞龍舞獅等都在明令禁止之列。

不僅是政府，一些知識分子同樣把過農曆新年當作陳規陋習。柳亞子公開聲明要引導大家廢除舊年，「我們言論界，是擔負指導社會的責任的，我以為宣告廢曆死刑，應從我們言論界做起」。陳獨秀則在《嚮導》發表《嗚呼舊曆新年》，其中寫道：「中國的舊曆新年，沒有絲毫歷史上紀念的意義，全國人竟有十餘日事實上的休息，各社會一切停頓，真是世界上一件怪事。」真的按照這些說法走下去，那就是一條「消滅古老文明」的路，幸好歷史沒有這麼發展。

雖然有政令和輿論指引以及強制手段，在民間，農曆新年還是照常在過。這樣的狀況也引起了學者的反思。著名民族學家、民俗學家楊堃在1932年發表了《廢曆年節之社會學的意義》，告誡政府和知識界精英，變革民俗時必須考慮傳統習俗存在的社會根基。因為各種力量的推動，到1934年，官方開始讓步，發文稱「對於舊曆年關，除公務機關，民間習俗不宜過於干涉」，等於變相宣佈了「廢除舊曆」的失敗。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一下子就凸顯了出來。各黨派各團體都意識到，春節能起到增強家庭、社會和國家凝聚力的作用，是抗戰時期極為重要的無形力量和極為關鍵的精神因素。此後，封殺春節的歷史告一段落。

我們詳述廢除春節運動這段歷史，並不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想告訴大家：為了實現現代化，為了追趕西方國家，我們曾經多麼狂熱地想拋棄自己的一切以與西方接軌。

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在如何正確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如何正確看待我們的傳統文化方面，我們有過很多教訓。新文化運動時期，一些人以激烈態度提出「打

倒孔家店」、「廢除漢字」、「將線裝書統統丟進茅廁裏」、「不讀中國書」等口號。當然，在當時的具體環境中，他們的主張也可以說是一種論辯策略，主要是針對封建社會的禮治秩序和文化專制主義而發，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具有進步意義的，為新思想進入中國特別是為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作了思想上的鋪墊。就像魯迅在《無聲的中國》中所說的一段名言：「中國人的性情總是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為了要讓大家同意在屋子裏開窗戶，就故意說要掀掉屋頂，否則就連窗戶也開不成了。但是掀掉屋頂的主張必然是一種矯枉過正，其自身的偏頗是不言而喻的。

把視野再放開闊一點，我們還要看到，新文化運動中有三個主要流派，即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革命派、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派和以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三個方面共同作用，創造了歷史。特別是要注意到，「學衡派」是新文化運動中非常重要的一派。一提「新文化運動」，很多人就只想到「打倒孔家店」，這種認識是非常片面的。即便是在歐風美雨急劇衝擊中華固有文明的年代，中國仍然有一代又一代的學人，不畏時勢艱難，逆風而行，堅忍地傳承著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他們一方面深信「中學」特別是「儒學」不會斷絕，自覺地承擔著「存亡繼絕」的使命，另一方面以廣闊的胸懷融合「西學」的精華，對自身文化傳統進行深刻反思、大力補救。

不光是學人，普通的人民群眾也在默默地捍衛中華文化。春節之所以沒有被廢除就是一個最佳例證——當時的政府、學人都在強力推行、大力呼籲，但是老百姓有自己的想法和堅守，今天看來，這是中華民族之幸。

這讓我們聯想到習近平總書記在曲阜之行時的重要講話。2013年11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山東曲阜孔府，並來到孔子研究院召開座談會。在這個座談會上，

總書記對傳統文化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論述：

我們感到傳統文化深入人心，是中華民族精神基因的傳承。例如，有的農民不識字，他的言行舉止，也無處不體現這種影響。這個，也體現在海外華僑、炎黃子孫、華裔身上。有的人在海外幾代了，不會說中文不會講中國話了，但體現在行為、思維方式上是「很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影響非常大，是非、美醜、好壞等基本的價值評判標準是傳統文化的。比如「人權」問題，現在很多西方國家都廢除死刑，這個拿到中國來「公投」，很多中國老百姓會不贊成。殺人償命，罪大惡極，殺了人，不判死刑，這個說不過去。我跟希臘總理說，你們的「民主」就是古希臘、古羅馬的民主，是你們的傳統，我們有我們的傳統。

「傳統文化深入人心，是中華民族精神基因的傳承」，這個論斷是我們後來高高舉起「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範」大旗的鋪墊。前面講到南京國民政府發動廢除春節運動，但是老百姓卻頑強保下了這個珍貴節日的案例，就可以為這個論斷作注腳。

不僅如此。2014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第七屆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代表時強調：

團結統一的中華民族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海

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夢。共同的根讓我們情深意長，共同的魂讓我們心心相印，共同的夢讓我們同心同德，我們一定能夠共同書寫中華民族發展的時代新篇章。

讀懂這些，我們就可以體會到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所說的「不斷夯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基礎和群眾基礎」中的「歷史基礎和群眾基礎」是什麼。

不忘本來才能開闢未來，善於繼承才能更好創新。我去年到山東考察調研，去了曲阜，在那兒我說過，對歷史文化特別是先人傳承下來的價值理念和道德規範，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這就是說，我們既不要片面地講厚古薄今，又不要片面地講厚今薄古，而是要本著科學的態度，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努力用中華民族創造的一切精神財富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習近平總書記這段話辯證而深刻。「片面地講厚古薄今」與「片面地講厚今薄古」，二者都是片面的。我們這個民族有著厚重的歷史文化傳統，有著無比豐富的文化資源，這是值得自豪的，值得珍惜的，值得深入挖掘的。文化建設必須貫通古今，在繼承基礎上創新和發展。

從「打倒孔家店」到「兩個結合」，這是一個巨大的飛躍。放眼古今中外，一切偉大的思想之所以偉大，是因為這種思想學說不僅深刻反映了特定時代的需求，而且具有超越時代、超越國界的智慧。真正的思想既有時代性，又具有超越時代的永恆

性。過去我們在沒有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之前，總是在不斷反思自己的文化，總是想著「西天取經」，重視的更多的是文化的時代性、階級性而忽略了文化的超時代性，重視的更多的是文化的民族性而忽略了文化的超民族性。

談到文化的超時代性，有個成語被習近平總書記反覆提及，那就是「歷久彌新」。

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明確指出：「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勞、勇敢、智慧，開創了各民族和睦共處的美好家園，培育了歷久彌新的優秀文化。」「歷久彌新的優秀文化」，這是一種鮮明的宣示、莊嚴的宣示，其豐富內涵有待後續不斷揭示和展開。

2014年10月13日，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要有中國精神，而中國精神必須在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前提下，積極深入中華民族歷久彌新的精神世界，把長期以來我們民族形成的積極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充分繼承和弘揚起來，使之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服務，為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服務，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服務。

2019年9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各族文化交相輝映，中華文化歷久彌新，這是今天我們強大文化自信的根源。

2023年2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覆信雅典大學維爾維達基斯（Stelios Virvidakis）教授等希臘學者，祝賀中希文明互鑒中心成立。他指出：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化解人類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需要依靠物質的手段攻堅克難，也需要依靠精神的力量誠意正心。中希文明蘊含的價值觀、世界觀、宇宙觀、人生觀、科學觀、文化觀等博大精深、歷久彌新，一定能夠為人類破解時代難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重要的精神指引。

2014年10月15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對一位外國哲學家的論述表示了高度讚賞：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寫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當時古代希臘、古代中國、古代印度等文明都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文化傳統，並一直影響著人類生活。這段話講得很深刻，很有洞察力。

什麼是軸心？顧名思義，就是輪軸的中心，譬如一扇門，門再怎麼轉動、以多大角度轉動，門軸永遠都是固定在那裏的，都是門旋轉運動的中心所在。時至今日，人類一直靠軸心期所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燃火焰。

儘管「軸心時代」並非人類歷史發展所普遍經歷的階段，但「軸心時代」的文化精神突破所奠定的人類精神根基、傳統宗教倫理價值體系框架，至今仍然是人類幾個主要文明體系中的價值和行為準則。對於人類而言，軸心時代思想家們傳承給我們的偉大思想，永遠是人類應當珍愛的文明精華，閃耀著永恆的光芒。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學思想，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思想，不僅僅是中華文明的精華，也是人類文明的精華，我輩沒有理由不去傳承、弘揚，沒有理由不去光大、推擴。

2023年2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

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現代化道路，是由其歷史傳統、社會制度、發展條件、外部環境等諸多因素決定的。國情不同，現代化途徑也會不同。

可以看到，「國情」這個概念包含內容很廣，第一條就是「歷史傳統」。怎樣對待本國歷史、怎樣對待本國傳統文化，這是任何國家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都必須解決好的問題。中華民族經過一百八十多年的艱難抗爭，中國共產黨經過百年探索，終於找到了中國式現代化這條邁向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

我們舉個例子。

北京，天安門廣場東側，國家博物館遊人如織，成為許多遊客的首選打卡地，無論是寒暑假還是中秋、國慶假期，都一票難求。作為世界上單體建築面積最大的博物館，也是中華文物收藏量最豐富的博物館之一，中國國家博物館以其豐富的收藏、卓有成效的研究和規範龐大的展陳體系，梳理歷史文脈，展現中國輝煌歷史和當代文化，成為展示中國歷史文化的最高殿堂和中國文化的新坐標。其中，「古代中國」、「復興之路」和「復興之路·新時代部分」為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基本陳列，也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陣地。

不僅僅是博物館，近年來，文化節目、非遺技藝、國潮文創、古風服飾等紛紛成為新時尚。這些「人從眾」背後，是閃閃發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是堅定的文化自信。「如將不盡，與古為新。」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中華民族燦爛悠久的歷史文化，與現代中國奮鬥發展的輝煌成就交相輝映，繪就一幅波瀾壯闊的文明長卷。